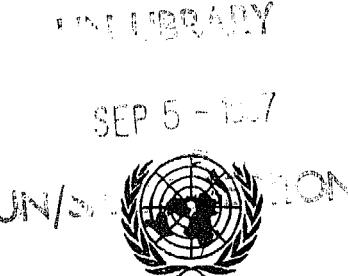


联合国



SEP 5 1982

临时记录

安全理事会

S/PV. 2378

1982年6月15日

第二千三百七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6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

成员：中国	梁于藩先生
圭亚那	卡伦先生
爱尔兰	多尔先生
日本	西堀先生
约旦	巴泰纳赫先生
巴拿马	马丁内斯先生
波兰	诺瓦克先生
西班牙	德皮内斯先生
多哥	阿卡波先生
乌干达	奥克翁加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后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零 5 分会议开始。

通 过 议 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15149和Add.1)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关于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登塔斯先生(希腊)和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想回顾一下，在安理会的协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曾同意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奈尔·阿塔莱先生参加。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决定邀请阿塔莱先生。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安理会成员已经获得秘书长关于自 1981 年 12 月 1 日至 1982 年 5 月 31 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即文件 S/15149 和增编 1。各位成员也收到了文件 S/15216 所载的由安理会在协商过程中拟订的一个决议草案的案文。

据我理解，安理会准备对它收到的这一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把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现在我将文件 S/15216 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主席：有 15 票 赞成。因此，决议草案一致通过而成为 第 510(1982)号决议。

第一个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先生，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并且对你在主持为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而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协商过程中所显示的工作效率表示赞赏。

我也要对五月间极其出色地主持了本机构工作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大使表示祝贺。

主席先生，在对你的经验和能力 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全体成员给我机会向本机构发表讲话，感谢你们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六个月。由于土耳其不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所造成的局势，使这一任务期限的延长成为十分必要。

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和平与正义事业中为促进实现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所作的孜孜不倦的、热心的努力再次表示深切的敬佩和热忱的谢意。他的高尚的道义立场、智慧、外交才能以及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深刻了解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我国人民有理由把帮助塞浦路斯实现和平与正义的希望和抱负寄托于他的人。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国，但是它的问题涉及 原则 和崇高的理想。

如能以一种公正的、既讲原则又有远见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将给联合国提供它非常需要的动力以解决世界上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也要赞扬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及他在秘书处的合作者和同事谢里先生和比科先生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且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大使和他的助手们忠诚地执行他们在塞浦路斯的艰巨而棘手的任务表示深切和衷心的谢意。

我也要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 G. G. 格赖因德尔少将以及在其统率下的官兵为模范地履行安理会委托给他们的职责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和赞扬。

同时，我们也要对那些自愿提供人员和资金从而使维持和平部队能够继续执行其推进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进而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使命的友好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在过去几年中，它们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维持和平使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大会和安理会的会议厅里迄今依然回响着联合国一些会员国代表对本组织未能贯彻其决议表示失望的讲话。关于巴勒斯坦、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和黎巴嫩问题的辩论情况再次突出地表明这个世界组织在悲剧性时刻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职责时是多么的无能。

联合国的这一主要弱点在塞浦路斯事件上早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该事件中，大会一致通过的、后来又经安理会第 365(1978)号决议认可的因而带有强制性的第 3212(XXIX)号决议，却令人遗憾地仍然没有得到贯彻。大会和安理会随后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确认上述决议的决议也依然不受重视。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刚刚得到延长，我认为强调贯彻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迫切必要性并对审议中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的方面加以说明将是有益的。在象当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如果只例行地延长维持和平的任务期限而不去论证需要延长期限的理由

和使这种延长永久化的原因，那就可以被视为对联合国插手塞浦路斯问题帮了一个倒忙，以及对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采取了一种轻率的态度。

首先，请允许我说明，塞浦路斯问题不是一个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之间存在着分歧的问题，也不象土耳其出于自身的理由所经常提出的那样是一个宗教分歧的问题；它是一个不结盟的小国、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遭到一个其面积比塞浦路斯大一百倍的强大邻国土耳其侵略和占领的问题。

仅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人数来看，进攻的凶猛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血腥和残忍的侵略结果，使成千上万的我国人民死去，20 万手无寸铁的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孤苦凄凉的难民，2,000 名男女和儿童失踪。目前我国约有 40% 的领土被外国占领，75% 以上的国家资源处于土耳其侵略者控制之下。

因此，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收复被人占领的家园和土地的问题。这是一个小国反对一个邻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努力维护其珍贵的独立的事业。这是一个直接影响这一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问题。塞浦路斯处于三大洲的交叉点和目前处于战争状态的中东这个战略地位，这使塞浦路斯问题显得格外尖锐，并使为该问题寻求适当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成为联合国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前任秘书长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世界的三大问题之一，另外两个问题是中东问题和南非问题。

从以上情况和过去几年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塞浦路斯问题具有国际性。如果它不是一个国际问题，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以及不结盟运动和英联邦政府首脑就不会反复审议这个问题了，也不会通过许多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决议和宣言了。

这些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地位，并且要求迅速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事力量和军事人员，停止对其内部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这些决议还要求全部难民能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家园。

尽管有了这些决议的条款，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仍然得不到尊重，土耳其军队仍未撤走，没有一个难民获准返回自己的家园。土耳其傲慢地完全无视大会和安理会的一切决议，并以其侵略行动继续向这个世界组织、特别是安理会挑战。

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人权，它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侵略和占领所造成的事面上的局面是不可能产生令人接受的现实的。共和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难民们返回他们祖祖辈辈生息的国土的权利的。

就失踪人员而论，土耳其对进行有效的调查以确定他们的命运一事所采取的不让步和完全敌视的态度使他们的家属迄今想了解失散的亲属下落的合乎人情的基本愿望破灭了。结果是至今没有对一起失踪案件作过调查。入侵和占领以来，八年过去了，那是痛苦和苦恼的岁月，而失踪者的家属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死了还是活着。

另一方面，法马古斯塔仍然是个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个地方仍然急迫地等待着它的合法居民返回定居。

在法国占领区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的行动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这个情况在秘书长的报告、特别是等27段中得到了证实。这种限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土耳其方面对于1975年8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一项庄严协定没有诚意和不讲信用。

1980年5月以来，联合国决议也提到的两族会谈，以秘书长的估价作为讨论的方法和手段，一直在加速进行。这些会谈是在秘书长的赞助下，以联合国决议和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内部方面的高级协议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由于土耳其顽固坚持采取分裂立场这些会议在实质性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秘书长的报告也证实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即使在诸如人权和基本自由之类问题上——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规定有在国际上具有约束力的统一准则的国际性文件——我们也面临着完全拒不遵循这些准则和权利的局面。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障碍和困难，我国政府仍然打

算真诚地进行目前已经加快步伐的两族会谈，遵照联合国的决议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采取一切途径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内部分的办法。

塞浦路斯问题有它的外部方面的因素，即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和占领；也有它的内部方面的因素，即宪政问题，这有待两个民族的居民去解决。我们认为外部方面问题的任何进展无疑会给对话带来有益的影响。因此，土耳其占领军撤出塞浦路斯应成为本机构最为关心的事情，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安理会和非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应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促使它结束侵略，从塞浦路斯撤走军队。

就塞浦路斯政府而言，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阁下上星期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言时重申了他提出的使塞浦路斯完全裁军和非军事化并建立一支在联合国国际警察部队控制下、由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组成的混合警察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提供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条合理的出路。

此外，我国总统说希腊首相安德烈斯·帕潘德里欧先生的建议（A/S-12/PV.9, 第22页）是“十分值得称赞和豁达大度的”。该首相表示，只要土耳其部队也撤走，在塞浦路斯驻扎一支足够强大的联合国警察部队，那么他也愿意撤走根据1960年协定驻扎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队。希腊准备承担这样一支联合国警察部队所需要的额外费用。

土耳其军队违反联合国决议留驻塞浦路斯、难民们被迫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所蒙受的极大痛苦、他们的财产被侵占或剥夺、失踪者的亲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在外国占领领土上的塞浦路斯人的基本人权完全被剥夺，土耳其大陆的移民被带进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为了改变塞浦路斯人口构成而采取的行动，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今悲惨和令人失望的阴森可怕的情景。

许多世纪以来和睦地一起生活和劳动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土族人，目前被外国用武力以从东到西的人为障碍所分离。两族之间历史上形成的联系已经被坦克和阿蒂拉防线所割断。塞浦路斯这个可爱的岛国理

应成为围绕它的三大洲的兄弟情谊和合作的桥梁，今天却成了冲突和斗争的焦点。

问题仍然是：塞浦路斯能否再次成为一个和平的岛屿？它的人民，不论其种族背景如何，不论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教徒还是拉丁系民族，能否象许多世纪以来那样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联合国的意志，特别是取决于本机构。答案是简单和肯定的：如果本组织承担起保证贯彻安理会决定的义务，那么它就有可能不仅成为维持和平而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组织，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正是创建本组织时确定的首要目标。只要联合国缺乏通过宪章所规定的有效的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实施其决议的手段，那么，不论在塞浦路斯，还是在中东或其它地方，都将会发生侵略行径。只要联合国维护和平的程序仍然不完备，使用武力进行侵略的做法就不可能停止，我们也就仍将实现不了和平。在塞浦路斯采取的那样的维持和平行动，不论它具有何等建设性，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缔造和平与维护和平。

联合国的可信性取决于这个世界组织能否实践自己的宣言。光是嘴上说是不够的。联合国必须理直气壮地讲话，在局势需要时还得同时采取有效的行动。

目前在塞浦路斯存在着表面上的宁静，这是侵略者用占领和武器对受害者实行镇压的结果。塞浦路斯的形势表面上看来似乎处于温和的平静状态，但是它还是象要在那里经受严峻考验的高度原则和崇高理想一样具有爆炸性。如果人类维护这些原则，世界就能指望有一个更加光明与和平的未来。然而，如果让这些原则受到践踏，全世界就会感受到这种不公正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塞浦路斯人民或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时，每个人，不论他生活在什么地方，不论他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大陆的人，就失去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自由。

今天如同过去八年一样，丧钟正在为塞浦路斯而鸣。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通过本组织有效地、果断地、充分地采取行动贯彻它的决议，那么丧钟将一再，再而三地为其他侵略、占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鸣。摆在我面前的抉择犹如塞浦路斯的蓝天一样清

晰：要么给予本组织执行其任务的手段，要么让它成为一个束手无策的辩论俱乐部，而在这样的俱乐部里，一致通过的、甚至直接有关各方也投票赞成的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仍然得不到贯彻，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是可悲的。

我代表一个一半自由、一半被占领的国家，代表一个违背民族意志被用武力分裂的民族——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成了自己国土上的难民——保证支持加强本组织，因为我们认为塞浦路斯的前途是与世界的前途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继续存在于塞浦路斯的悲剧无疑也是人类的悲剧。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登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成员根据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同意了我参加这次辩论的请求。

首先，我要对你担任1982年6月安理会主席职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使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团结在一起的传统友谊的纽带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你在执行你的任务时，一定可以获得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和协助。由于你具有许多杰出的个人品格和专业素质，这种合作对我来说将是格外令人愉快的。

我也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凌青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他的才干、能力、热情和称职在对世界和平如此重要的五月份得到了证实。

在阐明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危机的一些基本立场以前，我想对品格独特、智力过人、十分仁慈、业务熟练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国政府的最高敬意。我也借此机会对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捐款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提供部队的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既然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经同意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也同意这样做。

就文件S/15149和Corr. 1和Add. 1所载的报告而言，我认为，在阐述和估价事实方面，它与原先的

报告相比，有了改进。我们特别注意到第57段的第一部分，其内容如下：

“这并不意味着塞浦路斯问题的众所周知的主要实质性部分即将获得解决。”

虽然这一估价并没有充分反映我们的估价，但是它同我们的估价是接近的，因为我们认为，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在关键问题以外的一些次要问题上的松动只会使人产生取得进展的错觉。

土耳其军队完全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侵略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已经八年了。在此期间，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真诚地本着妥协精神作出了许多努力以求达成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并恢复这个岛上的正常秩序。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另一方坚持了极端立场，不肯让步，致使至今已经花费的大量精力白白地浪费了。不幸的是，土耳其方面的这种态度未给人们多少突破的希望。因为塞浦路斯政府是在胁迫之下，即在土耳其军队留驻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所形成的压力下采取行动的，所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在回顾这个极其复杂的国际问题的优先方面时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以1974年的入侵为先导的侵略以军事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的形式继续下去，要在塞浦路斯希族人与土族人之间举行毫无拘束的有意义的谈判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政府热切希望为寻求一条摆脱目前僵局的途径而作出积极贡献，在对形势再次作了估价之后，对形势的基本组成部分得出了如下结论。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有36%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着；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无法对该共和国的全部领土行使主权。成千上万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已经流离失所，在本国过着难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处于少数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对自身的安全表示深切关注。同样，因为土耳其军事力量的优势带来了长期威胁，而这一威胁通过土耳其的侵略引人注目地成为事实，塞浦路斯希族人也对自身的安全深感忧虑。此外，我们不可忽视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即塞浦路斯共和国人口的80%是塞浦路斯希族人，而塞浦路斯土族人只占18%。

面对着这种局势，我国政府认为实施以下建议也许能够为塞浦路斯的现实情况找到一条最好的出路。根据一般国际法准则，特别是遵照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认可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土耳其军队应该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这样做不仅能在塞浦路斯恢复法律，而且也会缓和塞浦路斯政府对本共和国安全的忧虑。希腊军队也应该撤走。应该建立一支扩大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解除处于少数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对安全的担心。我国政府愿意承担由于增加这支部队所需要的一切额外费用。紧接这一步骤之后，两族间的会谈应当开始，以便起草一部基于国际公认的民主原则并包括一切国际公认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保证条款的宪法。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国际保证之下实现非军事化可以作为这种解决办法的补充，以满足有关各方进一步的安全需要。

就问题的解决而言，在连续八年走过的漫长道路上，我们一无所获。因此，试试走另外一条道路是值得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既要适当考虑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又要接受国际法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指导。

我愿向安理会保证，我国政府提出这一系列建议是出于谋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真诚愿望，我们希望这个解决办法也会对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而这是我们两国都应不遗余力争取实现的一个目标。

希腊是一个小国，的确，它负担不起进行论战、军事准备和战争的巨大耗费。我们只希望和平，以便我们能够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把自己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全部智力用于我国人民的繁荣与进步事业。

土耳其杰出的政治家、前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先生曾经对他的一位希腊同僚说过：土耳其有个谚语说，“一个民族没有面包可以生存，但不能没有尊严”。我们希腊人对这个说法是非常赞同的。我们全心全意分享土耳其民族的这种敏感和智慧。我们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坚信，只要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政府本着互相尊重两个民族尊严的精神行事，两国之间的持久合作是可能的。

这种合作将有利于我们邻国人民的多方面利益。我国政府丝毫不想危害希腊民族的主权与安全或合法权利，我国政府准备非常诚恳地本着谅解精神为实现这个崇高的目的而努力。

主席：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奈尔·阿塔莱先生。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安理会向他发出了邀请。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要以本人和我国政府的名义感谢你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

为了表达以基布里斯土耳其联合邦为唯一代表的塞浦路斯土族居民的观点，我曾请求允许参加安理会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问题的审议。

另外，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对秘书长为解决塞浦路斯冲突而一直忠诚地作出的杰出努力表示感谢，自从1963年12月塞浦路斯希族人发动猛攻以来，这个冲突一直列入安理会的议程。

我也要感谢秘书处和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厄克特先生、戈比先生、谢里先生、施利特勒·席尔瓦先生和比科先生，也要感谢军事和文职人员，因为他们模范地、公正地和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重要任务。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对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出人出钱的国家，特别要感谢土耳其对在该岛上维护两族之间的和平作出毫无保留的贡献并在帮助目前继续受到塞浦路斯希族人禁运的土族居民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维护我们的安全。

安理会刚刚通过了第510(1982)号决议，把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1982年12月15日。

尽管我们提出了具有充分理由的和无可辩驳的反对意见，在该决议的序言部分第3段中还是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正如安理会成员们所十分了解的，这是塞浦路斯两族政府的塞浦路斯希族派不正当地“据有”的称号。因此，我们提出了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正

当的建议，即自从1963年两族联合政府瓦解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合法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政府。因此，这个名称在该岛既不反映法律上的现实，也不反映事实上的现实，而且从各种观点来看，都是令人误解的。塞浦路斯两个民族从1963年12月以来一直是塞浦路斯争端的两个组成因素，这一争端是由于塞浦路斯希族人企图通过武力破坏民族伙伴关系并使该岛与希腊联合而引起的。再者，这种把塞浦路斯两族政府中的塞浦路斯希族派无根据地说成是“塞浦路斯政府”，与1960年宪法的基本条款所确立的局面是不相容的，是该共和国的塞浦路斯土族伙伴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做是以牺牲塞浦路斯土族人为代价，把塞浦路斯希族人从1963年至1974年通过武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奉送给塞浦路斯希族方面。

尽管如此，我已受权代表塞浦路斯土族居民——要重新建立的合作政府中的塞浦路斯土族派——的政府同意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1982年12月15日。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合作，协助使该部队的行动获得成功。

如同我过去在安理会议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继续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做法和任务期限能根据塞浦路斯的现实情况进行修改。

决议“请秘书长继续执行其斡旋使命”（第510(1982)号决议，第3段），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在具有献身精神的秘书长执行其使命时，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两族间的会谈正在文件S/14100所载1980年8月9日秘书长的开幕词——它将1977年和1979年的高级协议和两族间的双边协议结合在一起——和秘书长的“估价”文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秘书长的报告说：

“在所涉及的这段时间内，1975年安理会把这个斡旋的使命委托给秘书长时所设想的寻求通过谈判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两族会谈中，双方谈判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主持下于1月7日开始系统地回顾宪政方面的主要问题。他们一直以这个‘估价’文件作为讨论的方

法和会谈的纲领。正如 1981 年 12 月 1 日秘书长的报告所说的，两族会谈仍然是进行具体有效的谈判过程的现有的最好方法，而这个‘估价’文件体现了为那个过程提供结构和内容所作的坚定努力。”〔S/15149，第 55 段〕

因此，我相信安理会成员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即决议中的序言部分第五段和执行部分第 2 段没有确切地反映正在继续进行的会谈的真正基础。

虽然这么说，事实依然是会谈已经开始有了进展，正如秘书长在同一个报告中所说的：

“谈判双方已经成功地就若干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提出了共同的写法。此外，对于宪法的许多一般性条款以及关于基本权利、自由和联邦政府某些机构的条款，分歧也已经大大缩小。正如谈判双方所承认的，会谈的气氛一直是合作的和建设性的。这个进程正在以审慎的、合理的步伐继续着，目前已经加快到每周举行两次会谈。”〔同上，第 56 段〕

指出下述一点是恰当的：尽管这个情况使我们大家有理由感到乐观，但塞浦路斯希族的领导人最近却决定把塞浦路斯问题提到不同的国际讲坛上去，把情况描绘得与秘书长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我们希望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能得到所有有关方面应有的注意，并且对塞浦路斯局势作出客观的估价。只有对塞浦路斯问题作出更公正的评价，有关各方才能对它的解决作出积极的贡献。

1980 年以来塞浦路斯双方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就是一种进步，在这方面秘书长应该得到赞扬。塞浦路斯土族方面相信继续会谈有好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些会谈为达成一项公正的最后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和途径，早在 1977 年登克塔什先生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商定的指导方针中就提出了这种公正的最后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在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能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取得进展。

安理会成员十分清楚，差不多一年前塞浦路斯土族和塞浦路斯希族双方批准建立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来处理双方失踪人员的问题。

从一开始，塞浦路斯土族方面本着善意和诚意履行了它对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责任，目的在于解决这个人道主义问题和解除失踪者家属的苦恼。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在作出真诚的努力协助该委员会的同时，完全接受了 1981 年 9 月 2 日该委员会中公正的第三方成员就调查个别案件——这是一个阻碍委员会发挥作用的遗留问题——的方法所提出的建议。

可是，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以坚持要自己的观察员参加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会议来为该委员会设置人为的障碍。实际上，那些观察员参加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会议与该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毫无关系。而且，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提出的观察员人选以严重违反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受权调查范围的机密原则以及公开侮辱该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来藐视该委员会，其结果是这些观察员留在该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危害它的工作。即使今天，就在这个时刻，那些如此严重地违反该委员会的机密性的人，开始了一场新的宣传运动，在纽约、随后要在伦敦和波恩举办塞浦路斯希族失踪人员图片展览。

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在抵制了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先在 1981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26 日、后在 1982 年 2 月 25 日开始举行的会议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蓄意使该委员会无法活动，而现在却利用强加于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无法活动的状态作为一种借口继续使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国际化。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尽管该委员会准备在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一旦同意就开始其对案件的实际调查工作，但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仍然再次力图使这个人道主义问题国际化。

塞浦路斯希族未出席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他们拒绝审理个别案件，他们泄露机密，他们甚至公开猛烈批评和无理指责该委员会的独立成员、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克劳德·皮劳德先生。这一切表明，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无意着手解决失踪人员这一涉及人的问题。我必须指出，塞浦路斯土族方面自 1963 年以来一直有人员失踪，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和路上被塞浦路斯希族人拉走的，从此再也不见了。如果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不是仅仅为了宣传的目的来对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影响到双方的问题本来早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热切地希望，塞浦路斯希族方面能停止对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抵制，以使该委员会能够不再拖延地着手执行其人道主义使命。

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还在继续对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实行不人道的经济封锁。这个自命为塞浦路斯政府的塞浦路斯希族当局不顾目前正在举行的两族会谈，仍然对我们进行一场残酷的经济消耗战和政治孤立战，这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我国总统和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之间达成的1977年首脑协议第6点的规定的。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两名丹麦船长、一名西德领养老金的人和一名叙利亚船长因航行到塞浦路斯土族的港口而被塞浦路斯希族法院监禁了。塞浦路斯希族的谈判者马夫罗马蒂斯先生提出一个借口，大意是塞浦路斯希族政府必须对这些人进行起诉以便在国际社会面前证明其合法性，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个借口使塞浦路斯希族政府更加严重地冒犯世界各地的船长们。塞浦路斯希族政府自命为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以及对无辜船长以所谓在非法的港口停靠而进行非法的起诉，这是在重新建立两族协调一致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种借口无疑证明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决心要利用种种借口继续推行对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侵略政策。

在两族间的会谈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塞浦路斯希族方面的这种消极的、非建设性的态度以及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先生针对我们发动的运动和他中止会谈的决心表明，我们在那些会谈中面临多么严重的问题。

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和绝大部分世界舆论曾经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两族间的会谈上，由于希腊新任首相帕潘德里欧先生发表了一些非建设性的、不负责任的讲话，他们最近已对两族间会谈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和忧虑。帕潘德里欧先生除了在他竞选运动中发表了非建设性的和有害的讲话以外，甚至在担任首相这一负责职务后还令人遗憾地继续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例如，在1981年10月28日的节日祝词中，帕潘德里欧先生甚至竟然说什么“塞浦路斯是希腊领土的一部分”。第二天他公开说“我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指塞浦路斯）仍然处于外国占领之下。”帕潘德里欧先生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讲话在塞浦路斯希

族报纸上受到了批评，仅仅是因为这些讲话揭穿了希腊人和塞浦路斯希族人企图把南塞浦路斯说成是一个正在努力保护自身独立免受土耳其威胁的独立国家的虚假宣传。

为了更充分地认识希腊新任首相的非建设性的、阻挠的行为和态度不仅对两族会谈成功的前景而且对会谈的继续进行正在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危害，重新扼要地概括一下希腊首相目前采取的立场是有益的。

下面就是帕潘德里欧首相1984年3月23日从塞浦路斯动身去雅典前夕说的话：

“塞浦路斯与希腊的联合是两个希腊的联合。现在我们就要把它们联合在一起了。”

帕潘德里欧先生在竞选前对塞浦路斯问题所表示的非建设性的、无益的观点，例如说什么塞浦路斯问题“纯粹是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被占领的问题”，是尽人皆知的。当时有些人曾希望这种言论不过是不负责任的竞选把戏而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帕潘德里欧先生在1981年10月26日会见基普里亚努先生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我们将恪守自己在选举前的誓言。”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很了解和很熟悉这个希腊梦。这个希腊梦就是企图把这个岛与希腊联合起来。帕潘德里欧先生的父亲在六十年代初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现在轮到他的儿子、希腊现任首相接着去实现。他在梦想使塞浦路斯希腊化。我想请他看看和接受现实。塞浦路斯过去从来不是、今后也决不会是希腊的一个岛。在塞浦路斯历来生存着土耳其人，他们今后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至于我的同僚谈到的对该岛的侵略问题，我想作如下说明：1974年土耳其并没有侵略该岛。在以希腊如一方、以尼科斯·桑普森及其追随者和塞浦路斯希族国民警卫队为另一方发动的1974年7月政变后，土耳其只是根据保证条约维护自己的权利，实践自己的义务。土耳其干预的目的是重新确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据以诞生的1960年条约所确定的局面。

塞浦路斯土族人被消灭的危险如此现实，以致如果土耳其当时不履行其法律和道义责任，今天也就不会有塞浦路斯土族人的社会，也不会出现独立的塞浦路斯了。该岛早就被希腊并吞了。

实际上，1979年3月21日雅典最高上诉法院的第2658/79号判决书是这样说的：

“在苏黎世和伦敦协定的范围内，土耳其作为一个保证国在塞浦路斯的干预行动是合法的。实际上，受到法庭控告的希腊官员应对这一干预行动负责。”

在卡拉曼利斯先生领导下的希腊政府禁止宣布那项判决，其理由是那样做会危及民族利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74年7月19日在安理会说，那次政变旨在摧毁塞浦路斯的独立，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都因此而蒙受苦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于1974年7月20日，即土耳其不可避免地进行干预的前一天，曾在该项声明中公开谴责希腊入侵塞浦路斯。

从安理会正式记录中摘录的下面这段文字足以证明，真正侵略塞浦路斯的是希腊而不是土耳其，土耳其是不得已才根据1960年的保证条约进行干预，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便拯救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免遭希腊人的消灭，并保卫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下面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74年7月在这个会议厅所说的话：

“自从上星期一上午以来在塞浦路斯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希腊军政府无情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政府丝毫不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丝毫不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把独裁统治扩大到塞浦路斯。

“.....希腊军政府发动的那次政变是一次侵略，塞浦路斯全体人民，不论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都因此而遭受苦难。”[S/PV.1780, 第7页和第21页]

从这种逼人的形势来看，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土耳其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表达塞浦路斯土族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前任司令奎因少将突去然世的深切悲痛。他被认为是一个竭尽全力维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良好声誉的善良的、正

直的、无私的战士。他在接任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之前，曾经在塞浦路斯服役，对塞浦路斯的情况颇为熟悉。我们颂扬他，也就是颂扬他在该岛所维护的原则。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我祝你在工作中顺利，而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对于你在这次会议以前同有关各方进行的协商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和公正态度，我必须特别向你表示感谢。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中国常驻代表凌青大使阁下表示敬意，他在五月份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中表现出了他作为外交家的伟大才能，并且明智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多次会议。

我要借此机会向不久前去世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前司令奎因少将的家属表示土耳其政府和人民的哀悼。爱尔兰的儿子之一为和解与和平的事业效劳和作出贡献，我要为此向爱尔兰人民和政府表示赞赏和谢意。

根据1980年9月恢复两族间的会谈后在塞浦路斯出现的积极变化，土耳其政府对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所持的态度是：应该避免一场必然会或多或少出现尖刻的意见交锋的辩论。实际上，我们相当不理解为什么当土希两族间的会谈正在明显的建设性气氛中进行的时候，安理会非要每隔半年贯彻这种根本没有效果的行动不可呢？安理会目前的行动在我看来显得更具讽刺意味，因为世界其它地区冲突的各方甚至不能会晤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在塞浦路斯，双方都在稳步地寻求一项解决办法。然而尽管如此，双方不得不就本机构必须履行的一种手续进行论战。

土耳其政府认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鼓励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的两族会谈。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每人都必须避免采取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危及两族会谈进程或使那些希望使这个问题国际化的人得到鼓励的行动或主动行动。不然，其结果必然使两族会谈破裂。

我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下，两族决定加速在尼科西亚进行的会谈，并且从作出这项决定之后，双方每星期举行两次会议而不是一次会议。这项决定进一步证明这些会谈具有令人鼓舞的潜力，而这些会谈的建设性气氛证明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道理的。

在对世界上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情况丝毫没有理由高兴的时候，秘书长报告(S/15149)中的下列几行文字给了我们某种宽慰。现在我引用那个报告中的一些话：

“在所涉及的这段时间内，1975年安理会把这个斡旋的使命委托给秘书长时所设想的寻求通过谈判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两族会谈中，双方谈判者在我的特别代表的主持下于1月7日开始系统地回顾宪政方面的主要问题。他们一直以这个“估价”文件作为讨论的方法和会谈的纲领。正如1981年12月1日秘书长的报告所说的，两族会谈仍然是进行具体有效的谈判过程的现有的最好方法，而这个“估价”文件体现了为那个过程提供结构和内容所作的坚定努力。

“谈判双方已经成功地就若干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提出了共同的写法。此外，对于宪法的许多一般性条款以及关于基本权利、自由和联邦政府某些机构的条款，分歧也已经大大缩小。正如谈判双方所承认的，会谈的气氛一直是合作的和建设性的。这个进程正在以审慎的、合理的步伐继续着，目前已经加快到每周举行两次会谈。”

[S/15149, 第12页和第13页]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想通知安理会：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对两族会谈所取得进展的估价。

我也想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充分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和两族会谈的进程。我们认为，这种两族间的会谈是全面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我们感谢秘书长起了有见识的向导作用，也感谢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大使在两族会谈期间所表现出的政治家才能。正是由于

他们的决心和耐心以及塞浦路斯土族方面的努力，才取得了进展。

诚然，塞浦路斯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寻求成功的结果需要大量时间，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但是，这一点不应当使我们忘记已经取得的进展，不能回避两族会谈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特别高兴地看到联合国秘书长——他是处于估价谈判桌上形势的最佳地位——也同样认为两族会谈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且他说会谈实际上已取得进展。

我还必须提到，目前世界舆论已经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性质，支持两族会谈的进程以及秘书长在履行其斡旋使命中所作的努力。

我们相信，这些现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将会变得更有说服力，这种认识将促进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解决这个复杂问题不能靠引用那些已被塞浦路斯土族和土耳其部分或全部拒绝的不切合实际的决议，而是要靠在两族谈判桌旁进行真诚的认真谈判。这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唯一办法。

土耳其政府方面将继续积极支持两族间的会谈，继续积极鼓励塞浦路斯土族走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由两族参加的、联邦的和共有两区的——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是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道路。

现在，我想对秘书长报告中的某些段落作些评论。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组成部分的两族平等的原则，在称呼两族各别官员所用的官衔方面没有得到尊重。此外，报告中把塞浦路斯希族当局称为“塞浦路斯政府”，这是该政权无权要求得到的一种地位。

对于安理会刚通过的那个决议，我的第一个意见是有关序言部分第三段谈到的所谓塞浦路斯共和国。塞浦路斯共和国是根据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一个实体。由1960年塞浦路斯宪法的基本条款确定的“局面”是由一项国际条约予以保证的，而塞浦路斯国家承担了既不修改也不单方面违反这些条款的义务。但是1963年12月以来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要对完全推翻——纯粹出于他们的私利——该宪法的基本条款负责。这就是塞浦路斯冲突的真实性质和唯一根源。

那些现在埋怨土耳其干预的人们应该学会信守自己的诺言。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们仍然未能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实际上，希腊代表刚才在谈到塞浦路斯土族时使用了“少数”这个词，由此表明他完全无视宪法的基本条款。

仅仅几天前，我的部长通知我，在大西洋最高级会议期间，土耳其总理和希腊首相达成了一项旨在设法改善两国间气氛的协定。我们刚才看到了希腊对该协定是怎样理解的。

如果宪法的条款和有关的条约得到尊重，如果塞浦路斯土族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未受到阻碍，如果土族未受到包围，如果土族未经常受到折磨，那么，今天在该岛上也就不会有土耳其军队了。看到这些玩世不恭的对塞浦路斯土族进行侵略的人今天谈论起土耳其侵略，实在是荒谬可笑。土耳其军队是应塞浦路斯土族的要求并根据保证条约进驻该岛的。他们将留在那里直到两族会谈达成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为止。

希族领导人通过不断地对宪法及其基本条款——这些条款也是国际法的准则——搞政变，把自己置于“塞浦路斯政府”这个称号的篡夺者的地位。土耳其不承认他们享有这种地位，这点是至关重要的。顺便提一下，这种地位丝毫不符合 1974 年 7 月 30 日日内瓦声明所承认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居民社会的政府在各自的区域内管理本居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 1974 年 7 月 15 日开始的悲惨事件后已故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于 1974 年 7 月 19 日在安理会上对形势所作的描述。他说：

“政变并不是在可以被认为是塞浦路斯希族人的一个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显然是一次来自外部的入侵，这一入侵公然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只要在塞浦路斯还有希腊官员，入侵将继续下去。”〔S/PV.1780, 第 13-15 页和第 17 页〕

而目前希腊官员还在那里。

我要再次引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

“……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的一个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受

到影响。这次政变……是一种侵略，从其后果来看，全体塞浦路斯人民，不论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都蒙受其害。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驻扎着一支维持和平部队。在军事政变的情况下，要有效地发挥这支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是不可能的。”
〔同上，第 21 页〕

在由于两族会谈的结果而使事态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以前，也就是说，在共和国是属于两个民族的这个基本性质没有得到恢复和反映以及那种能够使得两族平等的原则绝对不可能遭到违反的机构和安排作出之前，塞浦路斯共和国就不可能有一个合法的、正统的政府。这种政府只能存在于这样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它不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这个概念而是建立在土希两族平等的基础上，各族在共有两区的联邦结构内有它自己的联合邦。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 1981 年 4 月 15 日以文件 S/14445 形式散发的我的信的内容。

以上就是土耳其不能接受刚刚通过的第 501 (1982)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三段的重大理由。

我还想通知安理会：土耳其就该决议和秘书长报告中引用的文字所持的种种保留意见和所采取的立场尚未改变并且适用于今天通过的决议和我们收到的秘书长报告。

主席先生，毫无疑问，你谅必记得，在你好意地就此事进行协商期间，我国政府曾支持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这一观点：1979 年高级协议缔结以来所发生的大事件应该反映在该决议的案文中。

首先，由于 1980 年 8 月 9 日秘书长的开幕词，恢复两族会谈是可能的。那篇讲话包含有目前成为那些会谈基础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内容。土耳其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要回避提及那篇讲话。然而，我国政府重申，它认为那篇讲话也是会谈的基础之一。

此外，提出秘书长的“估价”文件本身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决议中应该考虑到这一文件。

在刚才通过的决议中没有鼓励两族继续沿着秘书长报告指出的方向前进，这是令人感到不安的。

决议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留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延长六个月。既然塞浦路斯的土族联合邦的代表奈尔·

阿塔莱先生刚才把他的政府当局同意的意见通知安理会，土耳其政府方面也就同意延长这个任务期限。然而，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塞浦路斯的土族联合邦的代表提出的1964年拟订的这支部队的受权范围应该加以修改以便更能符合塞浦路斯现状的请求，这一请求他在安理会类似的情形已经提出过多次。土耳其政府完全支持那个请求。

最后，我必须在这里再次代表我国政府感谢那些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作出捐献的国家以及该部队英勇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包括附属于该部队的文职人员。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阿塔莱先生是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以个人身分发言的，那条规定如下：

“为审议理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理事会提供情况或其他协助。”

他是否有助于安理会，这要由安理会来断定。我们认为他利用了给予他个人的机会充当了“他主子的应声虫”。他支持土耳其对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联合国和英联邦的成员国的侵略、入侵、占领和洗劫。他支持了对我国人民——不论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徒还是拉丁语系人——的家园的掠夺。

土耳其常驻代表和阿塔莱先生拒绝承认塞浦路斯政府的存在。在联合国历史上这或许是唯一的事例，即侵略者对被侵略者——一个小国在军事上给予了巨大的残酷的打击，用凝固汽油弹烧死它的人民和森林，并在肢解它的部分领土之后，在这个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机构面前胜利地宣布被侵略者已经死去而塞浦路斯国家和政府不复存在。这不仅是一个伤害加侮辱的事件，而且实际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塞浦路斯是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被邀请在这个机构

发言的，而你主席先生好意请我发言，称我为塞浦路斯代表。这是对土耳其代表的充分回答。

另一方面，阿塔莱先生是根据第39条以个人身分而不是以无人承认的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的身份受到邀请的。安理会成员们知道，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是一个不代表任何人的、非法的、虚构的、不存在的实体。对它的自我宣称，安理会表示了遗憾，1975年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进行了谴责。由于塞浦路斯政府的主权遍及整个塞浦路斯领土，包括该岛被占领的部分，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没有它自己的领土。大会1979年第34/30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段不仅肯定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人民对整个领土的权利，而且也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和帮助塞浦路斯政府行使上述权利。

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是土耳其军事占领部队为了自己的目的建立起来的。

关于经济禁运的说法，要是我们的家园不是被掠夺得那么悲惨，那么任何人要断言塞浦路斯这个主权国家和它的人民不能行使用一切合法手段保护他们用血汗创造的和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拒绝接受对我们的财产和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在那里生活、建设和繁荣的土地进行掠夺这一事实上的局面，这不是经济禁运。

塞浦路斯政府不但没有对塞浦路斯土族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对它的所有公民——不论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徒还是拉丁语系人——有义务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这一法律的基础上，政府宣布那些已经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地区的所有停靠港口是非法的港口，并且警告说船只进入那些港口是违反共和国的法律的。除了本政府之外，侵略者在其占领的领土上掠夺的财产的合法所有者有责任和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权利依靠法院或国际组织采取各种措施阻止非法占有他们的财产的人剥削他们的财产。

关于塞浦路斯土族发动“猛攻”的说法纯粹是土耳其及其机构为了替它们以保护塞浦路斯土族为借口对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的野蛮侵犯和持续军事占领进行辩解而利用的政治宣传。

许多世纪以来，所有塞浦路斯人，不论是希腊人、

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徒还是拉丁语系人，都在杂居的村庄和平地、和睦地共同生活和并肩劳动，这是他们和平共处和他们之间结成的历史联系的明证。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中的极端分子所执行的安卡拉的隔离和分割政策造成了希土两族间的人为障碍。

秘书长吴丹先生半年一次的定期报告提供了这方面充分的证据，他的报告推翻了上述断言并且无可争辩地表明，所谓塞浦路斯政府虐待塞浦路斯土族的指控是虚假的。

从最高的独立权威——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摘引两段就足以说明问题：

“……塞浦路斯土族人在他们的区域外缺乏行动，也被认为是受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支配，也就是说，为了加强这一断言，即塞浦路斯的两个主要民族若不搞某种地理上的分离，就不能在该岛上和平相处。”〔S/5764，第113段〕

又：

“……塞浦路斯土族人所遭受的苦难是其领导用武力强加给老百姓的自我孤立政策的直接结果。”〔S/6426，第106段〕

土耳其代表和阿塔莱先生声称土耳其是遵照保护条约行事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毫无根据的歪曲。保证条约第四条规定：

“万一本条约的条款被违反，保证国承诺就为确保这些条款得到遵守所必需进行的交涉或采取的措施共同协商。”

“在不可能采取共同的或一致的行动时，三个保证国中的任何一国可以保留为重新建立本条约所建立的局面而采取行动的权利。”〔《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2卷，1960年，第5475号〕

土耳其从来没有遵守这些条款，因为首先，它在三个保证国一致同意召开的会议预定在伦敦举行的三天前，即1974年7月20日，入侵了塞浦路斯；第二，如事实所表明的，它入侵的唯一目的不是重新建立该岛的宪法秩序，而是破坏宪法秩序和塞浦路斯本身。

即使在今天，他们也不愿接受发生入侵和占领时存在的宪法秩序。

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假定保证条约第四条给予土耳其使用武力的权利——其实它并没有给、也不可能给它这种权利——那么，那条也是无效的，因为那样就会与联合国宪章第三条第（四）项相违背。

土耳其的入侵，正如大会下的侵略定义所表明的，完全是一种侵略行径。大会所下的侵略定义说：侵略是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多么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其一部分。”〔第33/4(XXIX)号决议，附件，第三条(a)〕

此外，按照同一个定义，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同上，第一条〕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是一种侵略行径。使用“和平行动”这个词，或借用进入塞浦路斯是为了维护现状的概念，都是掩盖土耳其罪行的手段。

平等问题被提到了。我们认为——正如某个宪法的序言所说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们也认为人必须有机会平等，人应受到平等对待。但是土耳其代表所谈的不是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数字上的平等。我们不能接受80%与18%相等的概念。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那个概念，是因为它摧毁了民主的基础。当民主受到摧毁时，就会引起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无法实现应该建立在平衡基础上的联盟。

有人对“国际化”提出抱怨。正如我们以前有过机会表明的那样，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是一个侵略和占领问题。包括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英联邦政府首脑在内的主管国际机构不能不处理这个问题。

登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想向你和安

理会的其它成员保证，我不打算进行论战，也不打算占安理会大量时间。我在这次辩论中讲话的唯一动机是向安理会提交我国政府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系列建议。在这样做时，我必须叙述我们所看到的塞浦路斯的某些事实：

我认为我提出的建议是建设性的建议。也许我很天真，但我期待我的土耳其同事对此作出某种评论。相反，安理会听到了关于土耳其军队将留驻塞浦路斯的吵吵嚷嚷和玩世不恭的保证。我让安理会的成员们从那番有关土耳其意图的最真诚的话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其次，塞浦路斯大使已经详细谈了入侵问题及其法律方面。我不打算象他陈述时那样全面和透彻。事实上，他谈这个问题已经是详尽得无以复加了。我只想向安理会成员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约 30,000 名军队违反一个外国 80% 居民的意志并违反其政府的意志而非法进入那一个外国，这样的行动不是侵略又是什么？根据我们肤浅的见解，这确实是侵略，但也许别人有别的见解。我完全信赖安理会成员的知识和经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动中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至于什么是少数，什么是多数的问题，我认为事情同样简单：如果在一个国家，80% 的居民是属于某个种族，而 18% 的居民属于另一个种族，那么，我们通常称 80% 的居民为多数，18% 的居民为少数。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丝毫没有进一步评论别人所说的话的意图。我要完全避免评论那位以个人身分发言的先生就我国政府所说的话。他作为个人可以自由发表他的观点。

我认为我已用这些简短的话说完了我要发表的意见。我只想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我刚才提出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前途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正如英国律师所说，我剖明了我的立场，我陈述了真相。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我将讲得很简短。首先，我想说的是，有人企图硬说联合国秘书长说过，他认为塞浦路斯土族提出联邦制的论点的目的是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这是对秘书长的侮辱。这是一种弄虚作假。

出于捍卫两族谈判的愿望和对安理会的尊重，我不愿成为希腊和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挑衅的工具。因此，我不准备答复他们。我不愿屈尊以弄虚作假来回答弄虚作假，或以无礼来回答无礼。

主席：发言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因此，安理会结束了今天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

中午 12 时 55 分散会。